

石

匱

書

石道書卷第二百一十九

明 釵南張 岱著

四夷列傳總論

高皇帝既平定天下，詔諭諸夷，君長或使或身，悉隨使者來朝貢，則高麗、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刺、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淳泥、凡十五國，臣服最先，而北恭順。高帝作祖訓，列諸不征，且示毋動遠畧之意。既則撫綏懷柔，令其三

年一朝國王嗣立世見而已。高帝之言曰：地廣非  
久安之計。氏勞乃易變之源。斯謨訂矣。已而日本通  
胡。惟庸不軌。乃命絕之。惟念北鹵為元餘孽。時繫  
心。遣將剋絕窮追。乃已。至其巖邊。尤厓晚歲。成祖  
有天下。遠慕唐宗。賓服四夷之盛。近績高帝。係心  
胡元之切。北征挾庭於斯。為烈。西戎之夷。吏部員外  
郎陳誠銜命往使。歷國十七。首尾往返者數。於足降  
胡達軍。盡居內地。首長部領悉著官封。至夫才具可

用誠心足託者，往，爵之。公侯布在左右，雖至掖庭，內官亦有外夷之女，所以示招徠之大明鞭撻之威也。海中諸國，則命黃頭三萬望日占風，指鉞墜緯，無一不至。與是功者，即非斬首選法，不得減革。蓋太監鄭和與王景和侯顯輩，領之有歲。當是時，四夷君長執贖獻琛，頂踵相望，賜宴之日，有忙舞天日，稽首闕廷，歎未嘗有譯覲之館，充拓旁皇，奕然壯觀。已然而往來使送，接伴賞賚，費亦不貲。仁宣之間，氏羌之享

如常昆夷之喙猶故正統以後東南海上夷以濤波  
難航貢使漸稀而西北胡戎貪利賞賚增人增賞莫  
可阻遏我惠漸薄彼信斯踈陵夷至於北酋也先之  
禍其時雖禽獸之心驚健難馴六絲我無以應其求  
且凶武不狘徒取空言威而怒之自是以往惟有朝  
鮮恭順靡懈餘皆聽其不時自至而我所捍禦專北  
酋矣在南曰倭雖其狡黠善戰未有時也至觀交南  
終棄哈密煩岡地廣難安民勞易變神聖之云置其

然歟。

北國

北國、古韃靼種也。夏種鷲、周獫狁、秦漢匈奴、唐突厥、  
宋契丹、其地東至兀良、西至瓦剌、其先入主中國、而  
為元都北平。高帝以元年北伐、元主攜其妃太  
子、遁出塞、居開平、心未忘故都、使其將擴廓帖木兒  
自太原來侵、未至、徐達與常遇春襲破之、其明年遇  
春走其大同將竹貞、曹良臣拒却、其攻通州者丞相

石匱書

卷三十一

四步列傳

三屬樞堂

也。速乃無復故都意，而納哈出據金山。李思齊、張思道據秦隴，尚皆名元臣。上以書諭元主，及納哈出盡地自守，無縱部下盜邊，皆不報達。師遂西，李思齊來降。張思道走寧夏，為擴廓帖木兒所執。於是

命馮春與李文忠分兵取開平，克之，俘其宗王平章數人。元主益北徙，居應昌，而擴廓帖木兒居定西，數擾邊。上患之，命達為征鹵大將軍，搆定西。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馮勝為右副將軍，搆應昌。文忠至，元主

已卒。子愛猷識里達臘立。與擴廓帖木兒徙居和林。遂獲愛猷識里達臘子買的里八剌及其妃嬪若重器財寶。降其衆五萬。上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而國人謚元主曰惠宗。上謚元主曰順帝。下詔漢北。伏軾諸酋。先後歸附。獨擴廓帖木兒負隅如故。上屢招之。皆不報。五年。命達文忠勝三路進討。敗之於六集乃路。又敗之於瓜沙。追至騁海。酋遁去。師還。明年。破擴廓兵於懷柔。又明年。都督藍玉取興和。李



文忠攻克其高州大石崖斬宗王朵，失里擒承旨  
百家奴進至禮帽山破斬魯王次司徒吞海俊等其  
秋遣崇禮侯北歸明年擴廓帖木兒卒無何愛猷識  
里達臘亦殂是為洪武十一年 上遣祭之以不失  
待亡國禮國人謚愛猷識里達臘曰昭宗立其次子  
益王脫古思帖木兒其丞相驢兒蠻子哈刺章及國  
公脫火赤平章乃兒不花樞密知院愛足等時寇  
塞下十三年命西平侯沐英往討擒脫火赤全部以

歸明年大將軍達與副將軍友德征乃兒不花至北  
河襲灰山大克獲而納哈出猶據金山寇遼東聚衆  
至二十萬輜重饒鹵主二十年命宋國公馮勝將兵  
二十萬擊之獲納哈出盡諭降其衆俘元官屬遺臣  
千有餘人上曰吾老矣今不滅鹵後未弭也其秋  
即軍中拜玉為征鹵大將軍北伐玉與延安侯等窮  
入沙漠其冬獲元將九百餘人上銳意滅鹵明年  
復遣申國公鄧鎮等從玉師倍無進覆其巢穴蓋從

者七侯玉深入至捕魚海穴地曩薄之破殺其太尉  
蠻子脫思古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  
數十騎遁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部酋三千男女  
七萬餘人馬駝牛羊十萬餘盡焚其鎧伏逃於足漠  
北一空邊庭無警上大悅而賦平胡之詩脫古思  
妃既至坐道與王私慙懼自殺而地保奴出怨言  
上授之琉球脫古思帖木兒既遁欲往和林依丞相  
咬住行至土刺河為其臣也速迭兒所襲眾復散獨

與捏怯來等十六騎借適咬住來迎欲共依闕帖  
木兒雪不得發也速迭兒襲執縶殺之并殺天保奴  
捏怯來等遣使來降告之全寧應昌諸處未幾為失  
烈門所襲殺部落遂潰而咬住與乃兒不花阿魯帖  
木兒時寇邊上命穎國公友德等以燕兵從燕王  
定遠侯弼等以晉兵從晉王往往燕王出古北口謂  
諸將曰國地曠絕無間諜難功也發騎調知乃兒不  
花處冒雪抵其迤都營使與雅故者指揮童往說乃

兒不花迫借之來燕王慰接遣歸度將至營復召之  
如此者三國不能測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校奏

上喜曰清沙漠者燕王也明年夏燕王督穎國公出  
塞捕番將阿失里等而和林之西有哈梅里昔兀篤  
兀納失里居之往來患苦西域貢使燕王復命都督  
劉真宋晟等攻破其城走之國益衰終高皇帝世  
脅息不敢大為寇而上亦封壯王鎮邊為邊藩國  
自脫古思帖木兒後大臣紛紜蓋五傳至坤迭木兒

咸未幾被弑、不復知帝號矣。永樂初、思力赤立、非元裔也。衆不附、復弑之。阿魯台統有部落、乃迎元後本雅失里為主、稱可汗。當洪武時、強臣猛哥帖木兒據兀剌、猛哥死、首分為三、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字羅不、肯與可汗朝會。上表貢貂裘、駿馬、珍異、仍請封。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字羅安樂王。永樂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本雅失里、見殺。上大怒、勅淇國公丘福等討之。而本雅失里已為兀剌

所襲破與阿魯台徙臚胸河矣。立福恃衆不為脩。全軍十萬騎皆沒。明年上自以五十萬衆出塞逐本雅。失里敗之。遠走而阿魯台以其衆竄山谷。請降貢馬。詔撫納君臣始各部而居。又明年馬哈木等乘本雅。失里弱滅之。阿魯台上疏請為故主復讐。上不許。然嘉其義。封之為和寧王。兀剌貢使遂不至。十二年。上以大衆討之。馬哈木等三酋掃境來戰。不利。遂遁。阿魯台使其大酋以下來朝會。賜米五十石。乾肉酒。

契綵幣有差十三年兀剌復請降貢馬謝罪十五年  
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為順寧王阿魯台恚遂叛入  
寇興和二十年上討之次殺胡原阿魯台遁降其  
異部大酋也先土干等數千人還二十二年上復  
親討阿魯台出塞數十里不見鹵還崩於榆木川而  
順寧王脫歡稍併有太平孛羅之衆至宣德九年  
遂急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為可汗衆不  
可乃行求元後脫不花為主以阿魯台衆歸之居



沙漠北哈刺嗔等部俱屬焉。正統八年，脫歡死于也先益強盛，自稱為太師，屢犯邊。十四年，大入破大同之師，告急相踵。上遣駙馬都督井源等四將各萬騎禦之，俱收沒。中人王振挾上親征，出居庸，至大同，成國公朱勇等五萬騎為前軍，復大敗，勇死也先遂乘勝前逼。上於土木，全師俱覆。上蒙塵也先詭稱送，上還潰紫荆而入，躡畿輔，直前犯京師。尚書于謙、武靖伯石亨禦之也。先走大掠而出，餘衆之

在京南者、殲於楊洪軍、而會中國已立郟王也、先夫  
所挾平章伯顏帖木兒從史之復奉、上歸是時也、  
先威出不花王上、取羈縻而已、景泰中、上教使、  
賂遺也、先入通不花王以問之、天順四年也、先遂以  
兵滅脫、不花弒之、致書、上自稱大元田盛大可  
汗、答詔稱爲兀剌王、成化中也、先死、諸子分部北邊、  
其在西者爲套酋、犯陝西諸鎮、在北者犯宣大山西、  
離合不常、世次莫可得而攷矣、至弘治中、酋酋火篩

大舉寇大同，我師敗績。詔平江伯陳銳為大將，侍郎許進佐之。出塞坐運，留徵免。國勢益盛，踏冰過黃河。住牧改命大將保國公朱永、中貴人苗達、右都御史史琳合京邊兵十萬布鞏州，禦之。復不利，火師死邊。患少息，而小王子者即也。先之後，稱可汗者也。或云元裔也。滅也。先遂至，諸部常怒其相，亦不刺欲殺之。亦不刺懼，擁萬眾掠涼州，入西海，攻破西寧安之王族，奪其誥印，諸番散亡。據其地而居之。未幾復稱藩。

於小王子終正德嘉靖間犯邊殺掠吏民不已小王子分地絕遠介西北間善水牝其人甚富而饒有牛皮帳九蓄珍寶直百萬嘉靖之十三年大同叛殺其帥陰構小王子入援踐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不顧其二從父曰吉囊曰俺荅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次饒俺荅分關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為寇抄而小王子衆以饒故射獵自娛而已雖控弦數十萬人飲兵稀發吉囊有子十八：萬騎俺荅六十

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人埽之小王子雖號稱為君  
長不相攝別種曰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衆少於  
三部鹵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徵取子女玉帛鹵  
苦之後合兵逐北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  
併力我已辛丑吉囊及俺荅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  
之十六日而解剽殺吏民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吉囊  
所圍忻代倡伎縱淫樂不休卒病髓竭死諸子不相  
屬分居西邊而俺荅日益彊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

短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父丙午、自宣府入陞  
慶總督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會萬達慶  
歸尚文卒、都督張達代而侍郎郭宗臯為總督庚戌  
憂、鹵數萬騎入大同境潰墻入悉精兵溝壑中而以  
老弱百騎為餌、總兵達副總兵林椿逐之既入伏發  
悉殲焉事聞、逮宗臯等治罰有差、鹵既得二將首、遽  
引去、意叵測、而邊臣所遣謀者云方脯羊馬肉、鍛鐵  
鑊傳箭諸部大舉矣、議發邊兵萬三千騎、及京兵三

萬四千騎分屯諸要害邊兵取羽檄符會又遠以不  
時至而京兵市人洒削屠沽兒耳不復能見敵以為  
常八月鹵至古北口以數千騎嘗我薊兵出火砲矢  
石從上下却之鹵乃悉衆入縱我師而別以精騎繇  
間道踰嶺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  
林莽中鹵遂大殺掠懷遠順義戍士亡莫俄而犯京  
城游騎掠通州三河上大驚大司馬丁汝夔束手  
無措唯有杜門死守而已旬日間咸寧侯仇鸞以大

同兵至、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又五日而遼東  
宣府山西勤王兵悉至、詔拜鸞為大將軍、護諸將兵、  
凡十餘萬騎、鹵前後剽掠男女羸畜金帛財物捆載  
巨萬、徐、從東行循諸陵而北、時諸道兵相視錯愕、  
莫敢前發一矢、僅尾之出而已、收斬遺孀老者降  
或逃者僅八十餘、以捷聞、咸寧侯既為政始議開馬  
市、以中國欲而寬其深入之謀、則命侍郎史道往蒞  
之、俺荅與其子貪中國賂、因互市不絕、然中國歲費



以數十萬計、所獲馬皆驚下、而賊亦小、為寇如恒  
時、久之成寧侯元事露、爾復闕、連歲入遼東、再殺總  
兵岳懋、朕尚質犯諸邊、又圍大同、右衛、困之幾下、是  
時俺荅有四萬騎、精者萬餘、子黃台吉有萬餘騎、精  
者七八千、俺荅老矣、娶二妾、棄其妻、黃台吉怨之、妾  
各一子、子萬騎、自俺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其精兵  
戴鐵浮圖、馬具鎧、長刀大鏃、望之若冰雪、然不輕與  
我戰、宣大之間、錯而畊、牧如碁布焉、降人丘富、趙全

教鹵火食、構宮室、墾水田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全  
教鹵益習攻取、揜襲之事、俺荅喜加全與富俱為首  
長、遂入寇、無虛歲、俺荅有孫把漢那吉者、鐵背台吉  
子、生三歲而孤、俺荅使其妻養之、長為娶仄慎部女  
曰大成、比妓把漢那吉、又自聘兔捨金的、未娶而俺  
荅有外孫女、業許配襖兒都司、美而艷、俺荅則自取  
之、號曰三娘子、襖兒都司怒、且治兵相攻、俺荅慚、于  
之、兔捨金的、把漢那吉、恚會俺荅、西掠土番、把漢那

吉携其妻及乳母之夫阿力哥等扣敗胡堡求入總督王崇古謂奇貨可居以其孫羈縻俺荅議款貢遂封俺荅為順義王給金印俺荅寵三娘子名哈屯乃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三娘子自練精兵萬餘騎夷情向背半係娘子俺荅死當屬黃台吉黃台吉老病娘子意嫌之將別屬督臣鄭洛計曰若娘子別屬封此老酋何為乃命人說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王一胡婦耳於是娘子逼利害乃歸之及

黃台吉死子扯力克當嗣洛又諭力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聚則封不亟聚恐封別有屬也扯力克遂逐諸妾合婚三娘子萬曆十三年封扯力克為順義王哈屯比妓為忠順夫人四十年三娘子死撫臣言其納貢四十餘年最稱恭順特賜褒卹崇禎間忠順夫人子復請封奪王爵如將軍號自款貢後北鹵稽首稱外臣者凡五十餘年通市不絕

石價書曰諸葛武侯六出祁山曰我兵不出賊兵必

入此千古脩邊至計也。二祖歲伐胡鹵自救不暇而土木之後兵不出塞鹵得以乘間竊發矣乃議者輒以開釁為辭迨至嘉靖庚戌闌入內地卒不聞一矢相加道而後此七八十年鹵飽颺去軍輒尾之鹵書其道傍曰官軍免送真可哀也哉

朝鮮

朝鮮箕子封國漢初為燕人衛滿所據傳至右渠武帝攻殺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氏

晉高氏並據其地高本扶餘別種改國號曰高麗居  
平壤已為唐所破亡何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  
地益廣東徙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元至元中西京內  
屬名東寧路畫慈嶺為界洪武二年王顥表賀遣符  
璽即僣斯齋金印誥文封顥為高麗國王使使入謝  
賜經史及幣帛甚厚五年顥請從耽羅國所留蒙古  
人及征蘭秀山逋寇詔耽羅人附庸也蒙古六人耳  
余何棄焉逋寇以朕命之傳檄可致勿用兵項之

貢馬五十疋道亡其二使者以聞及馬至無恙詰之

則使者所償也 上責其不誠却之七年諭中書省

臣曰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

九州外弔戎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史禮樂

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不則比年聘兼高麗貢獻

數使游海幾不返甚夫朕意丞相其明以諭王八年

顯弒死于禍嗣貢不如期却之羈其使周誼仍勅遼

東守臣絕勿通十七年表請故王謚及嗣封不許十

八年許之明年貢馬千匹布萬疋謝請易冠服不許  
指揮高家奴自其國市馬歸言禍辭馮直上令給  
之二十一年國相李仁八廢禍立王昌歲中兩請入  
朝皆不許李成桂復廢昌立瑤嘗遣子與來朝與  
未歸而成桂廢瑤自立王氏自五代至今傳數百年  
絕其國評議司表言禍昌不當立瑤暴虐夫人心國  
虛王舍成桂莫適與也惟朝廷命之上曰彼弗耳  
吾何誅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已請更國號詔仍稱



朝鮮二十八年入貢表語誤。逮撰表者鄭總羈留之。且老請子芳遠嗣。永樂元年賜冕服。經籍六年世子從來貢。八年獻馬萬匹。助征鹵。十三年更立子禔為世子。是年芳遠老請以禔嗣。宣德元年遣使賜禔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綱目通鑑。因謂是書有國家所當知。朕嘉惠遠人。故賜之。四年禔進海東青制詔珍禽異獸。非朕所貴。其勿進。方物效誠而已。毋金玉器。禔再進再諭之。已請子弟入學。不許。仍賜諸書俾學。

於國中景泰元年賜綬世子珣冕服綬卒珣嗣三年  
卒于弘熈嗣釋而尋遜其叔琛天順三年邊臣疏琛  
私與建州夷首董山通已又殺毛隣首卽卞兒哈累  
詔戒諭之成化三年進海東青白鵲却之時方征建  
州琛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助王師捕斬李滿  
住及其部落遣使來獻俘璽書褒嘉之明年琛卒子  
暉嗣六年暉卒從子婁嗣復出兵助擊建州投聞遣  
中使賚王金幣并及其將士弘治八年婁卒子隆嗣

惟病。遜其弟懌。嘉靖二十三年懌卒。子崐嗣。未踰年卒。子崐嗣時日本入寇。舟漂至朝鮮。及姦民往來海上。私與倭市。崐嗣捕以獻。上亦厚賜。予答其意。隆慶元年崐嗣卒。子松嗣。松立。沉湎於酒。不理國事。萬曆二十年中。國用兵。西夏倭首。關白平秀吉。聞朝鮮無備。遣巨首行。長清正等。擁舟師數百艘。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倉卒棄王京。令次子瑄攝國事。奔平壤。已復奔義州。請援甚急。後以劉綎平壤大捷。朝

鮮抵定必復歸王京。尋組次于琿立。四十七年，奴酋犯邊，琿出萬騎，脅從劉綏，遇覆盡殪。御史陳王庭請獎卹朝鮮，諭以一旅屯沿江塞，奴攻寬奠鎮，江路并勅北關連屯開原，俟奴犯開鐵，即襲老寨，無為所紿。從之。五月，朝鮮咨報，奴酋移書聲赫，僭號後金國汗。建元天命，指中國為南朝，黃衣稱朕，意甚恣。天啓二年，朝鮮遣陪臣吳元謙等四十一名，暨大宗教等七寺喇麻僧班就頌行三十六名入貢，制勅朝鮮王恪。

守臣禮助餉恤民忠義可嘉着賜文綺一襲銀一百  
兩仍賜勅諭以旌忠節差未陪臣吳元謙等俱厚費  
之三年李瑄為其逆姪李綜所篡登萊巡撫袁可立  
請兵討之議未定綜與毛文龍結為心腹文龍為進  
其王太妃疏及朝鮮合屬文武陪臣疏恭李瑄罪惡  
自絕于天昭敬王孫李綜聰明仁孝宜為嗣君且願  
與毛文龍唇齒相依牽制奴酋懇請乞封從之七年  
奴酋東犯先破朝鮮請援甚急詔毛文龍發水師援

救兵不果發文龍死音問遂絕其地東西相距二十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設官畧倣中國以旧制俸刑法不苛俗柔謹崇釋尚鬼惡殺茅居苧衣知文字喜讀書上下威儀燦然可觀山川九都神崇北岳海鴨綠江為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礪紙狼尾墨米下馬長尾雞貂狗海豹皮八種魚昆布杭黍麻榛松人參茯苓

石匱書曰高麗桀鷙於隋唐至我明而何其馴伏也

雖其國鼎革變置反覆不常而臣服天朝至死不易  
夷狄之有君不誠然乎乃自開國至今歲時朝貢慶  
慰吊郵詔使不絕於道亦幾于華夷一家矣故槩  
論我明與國三百年不夫人臣禮者朝鮮其巨擘哉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綰波而宅自玄菟樂浪底  
於徐聞東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其地東高西  
下勢若蜻蛉古亦曰蜻蛉國也國君居山城以王為

姓世，不易所統五州七道三島為郡五百七十有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於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高帝初遣使臣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叛，令伏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挾上，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於是遣信國公湯



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咸  
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犬牙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  
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賞之封其  
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十年一貢無何三千人  
犯遼東為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噍類自是斂跡不敢  
大為寇而小抄盜亦不絕或其主不知也其貢則  
恒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賣與互市為利耳嘉靖  
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群臣右京兆大夫高貢使索素

卿貢在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貢咸強請勘合後  
先至寧波爭長杯相下宗設衆盛於宋素卿遂攻敗  
之追素卿抵紹興城下大殺掠都指揮劉錦與戰死  
遂蹂躪寧紹間宗設奪舟遁事聞上切責鎮巡官  
督兵追捕遂下宋素卿於獄九年國王源義附疏疏  
球使言為素卿乞宥罪并請復修貢獻給事中夏言  
言夷人仇殺之禍皆起市舶請罷之而日本貢使遂  
絕十八年復以修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無過百船

無過三。然諸夷嗜中國貨物至者率遲延不去。貢若  
人款又恒不如約。是時市舶既罷。貨主商家商率為  
奸利。虛值轉鬻。負其責不啻千萬。索急則投貴官家  
夷人候久不得。頗構難。有所殺傷。貴官家輒出危言  
撼當事者。兵之使去而先陰泄之。以為德。如是者久  
夷人大恨。言扶國主賢而米不得直。曷歸報。因盤據  
島中。並海不逞之民。若生計困迫者。糾引而歸之。時  
時寇沿海諸郡縣矣。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

軍門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紘素潔廉然銳  
果壯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舶盜淵藪破誅  
之而人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惴重足  
立其仕宦貴臣相叩紘不休竟以擅殺逮紘及置二  
司用事者於理紘恚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舶主  
土豪益自喜為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矣壬子  
賊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乃以都御  
史王忬為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府草

創財用殫屈忤召募驍勇委良將申約束屢謀其巢穴覆之斬獲以千計賊移舟而南犯吳松郡二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愈怯弱賊至則咸懷散不支相載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操江憲臣相繼罷而忤以大同急改節鉞去此時倭益猖獗倭勇而藟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敵衆反主客勞逸而用之此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八

小群數百人比，蜃起而舶主惟王直為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先生，不下十餘帥，分頭四出。至則焚官廩，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卜孕婦男。如剖視賭勝為恠毒，不忍言。所過之處，村落為墟。

天子憂東南甚，乃用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以右副都御史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遣御史主事各一人調山東民兵及青州等處水陸槍手六千人，使叅將李逢時許國督赴揚州聽征。經故總督

兩廣有威名諸蠻信服之奏調田東蘭諸州狼土兵及永順保靖二土司兵備前行許之經素貴侈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卿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慄猶果往速退田州瓦氏及山東搶手連戰敗去經望大損而侍郎趙文華出視師文華繇上疏行有所負挾頤指凌經而經以大臣自重出其上文華恚則連疏劾經謂其才足辦也持家闕避賊讐故嗷咭縱賊爾上怒甚趣使捕徵經

則已聚兵大破倭於嘉興斬首二千級溺水死者稱  
是兵科言互留經以平倭自績不聽併巡撫李天寵  
皆論死文華既以探其功則奏超御史胡宗憲代天  
寵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海入寇圍巡撫阮鶚躡  
浙地告急疏上趙文華復請出督師乃與宗憲誘徐  
海降而合兵掩捕平海死又明年獲汪直汪直故徽  
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為舶主頗尚信有盜道雖夷主  
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舶以是凡有入掠者皆



云直主之踪跡詭秘未可知也宗憲以桑梓厚賂金帛誘之若降吾以若為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遂自奮言必能肅清海波贖死罪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之從入杭州宗憲具狀聞上然亦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兇不可赦棄市其衆無歸者復犯淮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閩中首尾七八歲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吏民戰及俘墜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當而轉漕軍食橫賞

賜乾沃入橐中者以鉅萬計天下騷動東南膏髓竭矣萬曆二十年倭首關白襲破朝鮮朝鮮王奔平壤遣使請援上命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渡鴨綠江援之敗績遂命兵部尚書石星往朝鮮經畧星一意主款聽幕容沈惟敬言往釜山議款貢欺妄事敗惟敬伏誅總兵麻貴陳璘劉綎等水陸夾擊得級二千二百有奇倭逃錦山盡殲之以平秀政平正成獻俘京師梟示九邊倭氛始熄崇禎間貢使屢至

並倭郵之胡松著海圖說曰始倭之通中國也寔自  
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溫州寧波以入風東北  
汎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  
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  
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  
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  
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  
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其博多故也貢舶回則

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  
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  
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  
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官堂渡水而亦視風為變遷東  
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隴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  
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  
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壘壁下陳錢分隴或由洋山  
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

漚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在大洋而風欵東  
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  
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  
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  
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  
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  
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撓之處焚劫之  
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寔有天意有

一  
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  
其次則大隅前前其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  
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  
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愚富而淑  
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來其在寇舶率皆貧而惡  
其山城君號今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  
各專一半相吞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  
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貧滅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

石匱書曰倭無志於中國而數亂中國者非中國人  
激之使亂則中國人導之使亂也倭土產少而利中  
國所有不得中國絲綿則體皆皸瘃我高祖銳意  
防倭獨開市舶有以哉厥後中涓亂市舶而市舶遂  
廢市舶廢而倭亂遂不能止豈太祖貽謀哉天啓  
間鄭芝龍大開洋市而海不揚波者三十年於茲謀  
國者其留心市舶而倭不足平矣

安南

安南古交趾地秦為象郡漢初南越趙陀據之武帝  
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光武時女子徵側徵  
貳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界建安中改為交州置牧  
唐置都護府改為安南五代時土豪曲承美據之已  
為漢南所併宋初丁璉有其地封交趾郡王自是棄  
為夷璉傳弟璿黎桓篡之桓傳子龍捷李公蘊篡之  
公蘊八傳嗣絕為其婿陳日照所有元攻下之封其  
子光弼為交趾郡王終元世貢不絕亦時侵掠邊



郡不敢大為寇國朝洪武二年國王陳日燧遣使周  
時敏等來朝貢 上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薄牛諒  
齎詔封日燧為安南國王給鍍金銀印未至日燧卒  
姪日燧嗣請詔印以寧拒之曰吾受命封先王何以  
得擅予若日燧請于朝乃遣編修王濂主事林唐臣  
日燧嗣王而褒以寧得使臣體日燧拜詔甚恭未幾  
為陳叔明所篡林明老弟端代視事端攻占城敗死  
弟煒代先是 上嘗戒安南占城毋相攻至是以叔

明兄弟怙強速禍復遣使諭之叔明表謝連歲貢

上厭其數命三年一貢毋侈方物進犀象以勞吾民

二十一年黎李犛弒煇立叔明子日焜命絕其貢毋

明八年死 上以叔明身自為墓勅禮臣毋弔而遣

行人陳誠呂讓諭還所侵思明五縣不聽日焜旋亦

為犛所弒李犛大誅殺陳氏更姓名曰胡一元子蒼

曰胡奎僭號紀元國曰大虞永樂元年表言陳氏世

絕奎為陳甥求署國事從之已真封為王會陳氏故

臣裴伯蒼走闕下乞師而老撾亦傳送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安南使者見天平多泣下詔詰李犂李犂詭請迎天平歸還以國天平行命都督黃中呂毅率兵五千送之李犂遣使迎具牛酒犒師偵騎往壺觴道相屬不為虞行至芹站伏發殺天平及大理卿薛崇中等引還上大怒以成國公未能為征夷將軍率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等二十五將軍出廣西雲南兩道討李犂而以尚書劉儁督師尚書黃福大理

寺卿陳洽督餉親幸龍江禱祭戒諸將毋縱吏士暴掠毋輕進貪功罪人得則歸國陳氏擇立其子孫能行至龍州辛輔進破隘留雞陵等關傳檄教羣賊二十罪師次新福縣晟亦自雲南至白鶴江遣入與輔會 上命輔盡護諸將兵代能時賊恃宣洮富良諸江爲固緣江楸柵立椿別築土城備禦甚嚴欲老我師輔晟合攻之下令軍中丈夫報國立功在此時矣先登者賞不次士皆奮啣枚昇攻其薄城裨將蔡福

先登衆繼之舉火城上銅角齊鳴賊披靡退驅象巷  
戰遊擊將軍朱廣以畫獅蒙馬首神機銃翼而前象  
奔賊大潰斬獲及蹈藉死者無算進克東西都賊焚  
城遁連戰萬劫江木九江閩海口皆大破之諸郡邑  
相繼降附輔編宣上意令安業隨窮追李犛父子  
於奇羅海口悉擒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  
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算捷聞詔求陳氏後無存者父  
老合辭請郡縣視內地乃置交趾都指揮布政按察

三司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所三  
市舶司一以尚書福總布按二司事勅輔求交趾有  
能學藝者舉以聞六年輔振旅還交人簡定及命晟  
討之僞復督師晟敗績僞及都督呂毅叅政劉昱皆  
沒賊黨陳李擴鄧宗異等益猖獗仍命輔往輔率諸  
將敗賊賊于關入敗之太平海口追至清化殲其黨  
李擴自言我陳王後也請立不許請降許之以為交  
趾右布政使輔歸復及竟復遣輔轉戰連年賊乃獲

自輔之下交南凡三擒偽王威震西南諸夷遂留鎮  
其地而尚書福有威惠交人懷之弭伏莫敢動十五  
年召輔還以豐城侯李彬代久之福亦歸尚書陳洽  
代時中官馬騏墨而殘交人惡之三年之間叛者四  
五起彬先後討敗之而黎利最劇連結老撾出沒縱  
橫彬不能制詔以為清化知府利許諾然竟不赴而  
攻劫日益先後破茶籠州諒山府茶籠守琴彭諒山  
守易先皆堅守力盡俱死洽力言利詐宜亟誅而中

官山壽持撫議甚堅擁兵自衛諸將陳智方政復不相能彼此牽掣師遂敗事聞 章皇帝下璽書切責而以成山侯王通總兵討賊通戰寧橋中伏大敗尚書洽死之已敗賊交趾城下殺萬餘人諸將請乘勝蹙賊通不從賊知通怯益聚衆肆掠攻昌江城守將李任頤福日夜拒戰焚其攻具賊益起土山以飛槍射城中任福率敢死士夜開門殺守土山者襲破其營賊為地道入鑿橫溝應之從溝中發石擊殺賊甚



多賊恐大軍至悉力攻相拒凡閱月城中將士三千餘人至是亡其半力竭不能支城遂陷任福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北向再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自經死軍民感其義同死者甚衆上遣安遠侯柳升黔國公晟分道往援以尚書李慶督師升剽而輕既連勝易賊慶言宜少戒升不聽竟中伏死慶及副總兵梁銘相繼病歿叅將崔聚率兵進至昌江賊大驅象而前軍亂聚被擒晟兵竟不出通懼

大賂遺利與盟而旋師按察使楊時習爭之強不聽  
群臣劾通并馬騏下詔獄利表言前國王遺嗣萬今  
在老撾請嗣封 上集大臣議絀張輔蹇義而用楊  
士奇楊榮萊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齋  
詔召安南文武吏士皆來歸并覈陳氏後當立者以  
聞利遣頭目黎公僕等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戊午  
萬五千一百七十八馬二千百匹其陷沒不得歸者  
無筭止言嵩死陳氏種絕 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

乃詔利權署安南國事八年利死于麟代之正統初  
以麟事朝廷恭詔封為安南國王諭令還所侵欽州  
地及適民二百餘戶麟卒子濬立遣兵攻占城執其  
王摩訶賁該以歸詔歸其王不聽濬為庶兄琮所弑  
弟灝嗣輒侵我土司地攻殺老撾宣慰使乃板雅蘭  
掌父子為八百敗歸累詔戒諭之灝驚橫自如屢攻  
占城併其國我無以禁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  
灝通閉結諸夷姦宄釋騷幾危雲南巡撫王恕發其

奸亂乃弭弘治十年灝死子暉立使者入貢乞改所  
賜常服從王制不許十七年暉卒弟誼嗣阮种弑之  
立灝庶子暉：孱甚政在群下盜起國亂正德十一  
年陳嵩弑暉自立莫登庸逐嵩立暉兄子諱專其國  
嵩奔據諒山死諱迫於登庸奔清化庶弟慮立慮復  
死登庸遂竊安南王其子方瀛諱竟死清化故臣共  
立諱子寧居木州漆馬江倚老撾為援嘉靖十六年  
寧遣鄭惟獠來乞師 上以登庸弑逆又久不廷當

誅議討之以成寧侯仇鸞為帥尚書毛伯溫督師伯溫至廣區畫諸便妥為進兵計廣守臣多難之且謂莫之慕黎猶黎之慕陳先後事同不足誅登庸亦遣人自歸廷議未決伯溫駐師境上檄諭交人懸重賞購登庸父子懼請束身待罪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職貢乃於鎮南關築壇具儀登庸率其屬繫頸徒跣北面匍匐上表降伯溫承制受之詔赦登庸歸廢勿王以為安南都統使世其職仍覈黎寧果黎後則

昇以所據地否則已制下登庸已死授其孫福海二  
十六年福海死于宏漢幼阮如桂等擁立之族人莫  
正中欲為亂不克來奔三十年命宏漢嗣四十三年  
貢使黎光賁至京光賁以國難羈留南寧者十五年  
是乃達其後貢遂絕萬曆間莫茂洽為都統使茂洽  
死國大亂數年鄭惟僚于鄭檢立黎暉後黎惟邦為  
主維邦死檢于松復立惟邦子維潭嗣盡逐莫氏遺  
孽莫敬用竄居高平府敬璋敬恭竄居東海府保樂

州復內相讐未幾敬璋為黎兵所殺維潭遣使浮海詣督臣歸罪請款關輸貢移文擅用前國王印守臣詰之維潭飾詞對然請款愈堅曰與約必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心難之業為期啓關有日矣遂遁去頃之復款其言其恢復之義歸附之誠第謂高平乃其故土且莫氏篡臣不宜以漆馬江為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雖為篡逆今日乃國家之外臣也爾安得滅之以彼奔敗之餘使得假息一隅

毋遽殄絕是我國家所以鎮撫四夷共其患難之意也且彼此分定我主土司亦毋敢黨亂以遺爾憂於爾豈不利焉而愛此尺寸之地為維潭乃聽二十四年夏四月築壇具儀受其降具如登庸故事督臣陳大科疏聞目盛言莫之慕黎其事逆先朝猶赦其愆况黎之復讐其名正今日宜許其順以夷治夷

祖宗成法事下兵部議如大科言詔以維潭為都統使予莫敬用以高平令維潭毋得侵害安南復定其



地東至海西至老樞南接占城北連思明衡二千八  
百里縱一十七百里夷獠雜居獷悍喜鬪其君長尤  
狡獪有二名以偽名事中國自黎氏以來雖奉貢稱  
藩然自帝其國中如趙陀故事死則加偽謚黎暘之  
弒或云鄭惟鏞為之陳暘討惟鏞而借焉者也諛者  
惟鏞所立也鄭宗強亡黎鄭也登庸乘亂而竊其柄  
也寧者非真諛子也傳聞底不得而詰矣其俗惟交  
愛人個儻驢演人淳秀有華風文學則驢演為盛其

山川佛跡勾漏傘園富良江宣光江為大其產金珠  
珊瑚玳瑁丹砂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角兕白  
鹿狸、狒、白雉翡翠蚺蛇蟻子鹽醢波羅密菴羅  
果烏木蘇木

石匱書曰文皇帝欲警伏四夷立功海外故五出沙  
漠三下安南計其名也不計其費也循至于孫朝而  
名止空名費則寔費 宣皇帝毅然去之深得要害  
蓋自政跳梁牖戶未塞而遠問北隣昔吳王北破齊

石目  
卷二十一  
盟晉而越入吳王且未慮吳也而欲伐宋其臣諫曰  
王得宋小不能居而失吳王乃歸此征安南之說也  
伐宋非失策也吳固而後宋可伐也

### 琉球

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順風七日可至漢魏  
至唐宋不通中國元招諭不從洪武初首先歸附率  
子弟來朝太祖嘉之賜符印章服及閩之善操舟  
者三十六姓許其遺子及陪臣之子來入國學分其

國為三曰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景泰間中山遂無  
并二國我使者去必孟夏來以季秋乘風便也無他  
奇貨厥貢方物率市諸他國二年一貢每船止許百  
人多不過百五十人其人深目長鼻頗類胡人男子  
多髭鬚婦人以墨黥手為龍蛇文皆紵絕纏髮從頂  
後盤繞至額男以鳥羽為冠裝以珠玉赤毛婦以羅  
文白布為帽織闔縷皮并雜毛為衣以螺為飾而下  
垂小貝其聲如珮婦人產乳必食子衣食用手得异

味先進尊長子為親喪數月不向食人死以中元前  
後日浴屍溪水去腐肉取骨布纏草裹埋土中其貴  
戚匣骨於山穴竅木為小龕歲時祭掃啓視尤好剝  
掠故商賈不通人喜鐵器及匙筋不駕舟楫維編竹  
為棹急則群舁之泗水而遯事山海之神以酒釀鬪  
戰歿人即以所殺人祭其神無文字不知節朔視月  
盈虧以知時視草榮枯以計歲亦無君臣上下之節  
伏拜之禮父子同床而寢既服屬奉正朔被服冠裳

陳奏表章著作篇什頗有華風王日三視朝臣下膜  
拜尊且親者入殿坐飲酒歲元旦聖節冬至君臣冠  
服拜龍亭祝慶之宮室樸素無金碧之飾富貴者瓦  
屋不過三楹餘皆茅土王所居壁下多聚黠賤以為  
佳所居地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株棘為  
藩殿宇多雕漆禽獸賦法界如井田王臣民各分土  
為食祿無征歛有事一取諸民事竟即已用刑甚嚴  
盜竊即剗剗人無貴賤皆驍健耐勞苦饑寒不知墜

藥六鮮疾疫兵甲堅利射可至二百步進止有金鼓  
隣國畏之石常鬪狼輒手以人度不能脫即剖腹自  
斃琉球旁有毗舍耶者島中小夷鳥語鬼形裸袒惟  
盱殆非人類不通中國其譯語呼天為向尼地為只  
日為非祿月為都及土產鬪綫樹疏黃胡楸熊羆豺  
狼

石價書曰琉球歷漢魏唐宋不通中國而一至我明  
首先歸附其亦禹貢之旅獒氏乎 高皇帝獨賜章

服許其遣子入學及操舟人戶其寵遇豈他國所敢  
望哉迨後二百八十二年恪共任職海以外不聞有  
琉球名者白雉黃耆重譯歲至中國聖人其貽謀不  
遠大哉

哈密

哈密故唐伊州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為西域諸  
國之咽喉元族屬威武王安克帖木兒居之永樂四  
年遣使入貢詔封為忠順王賜金印即其地置哈密



曲先罕東罕東左凡四衛其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  
貢使至者咸至哈密譯文其聞乃發而土魯番者強  
番也控弦可五萬騎忠順王三傳而至脫：卒于字  
羅帖木兒立為其下者林所弑王母弩温答力守國  
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調其衆掠赤斤蒙古不從恚  
即以兵叔王母及金印歸王母之外孫罕慎遁肅州  
久之甘肅守臣奏納罕慎復王哈密而阿力死于阿  
黑麻代之罕慎貧而殘失衆心弘治初阿黑麻挾

詐殺罕慎據其城上言罕慎非王裔不稱請自王哈  
密下兵部尚書馬文升議不許仍賜璽書切責阿黑  
麻悔懼上命印及還所據城詔褒予金幣有差乃行  
求忠順王之近族故安定王裔孫陝巴為王使哈密  
頭目阿木即輔之阿木即勾引哈刺灰夷掠土魯番  
阿黑麻怒復以兵入劫快巴父金印而支解阿木即  
以殉弘治六年事聞命侍即張海都督緹謙經畧之  
成土魯番使四十餘人於西廣阿黑麻遂自稱可汗

畧罕東諸衛聲欲取甘州而海等以奉使不稱下獄  
八年阿黑麻留其將牙蘭守哈密精兵不過四百騎  
甘肅撫臣許進帥臣劉寧諜知之乃以三千騎襲破  
哈密牙蘭走獲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宥其脅從者  
八百人還陞賞各有差九年阿黑麻復據哈密乃奏  
送回陝巴及金印城池易故四十餘使詔起前威寧  
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陝巴至則復故封遣兵護  
之國所以勞賜阿黑麻良厚十七年哈密諸部以陝

巴嗜酒倍尅欲迎阿黑麻次于真帖木兒來為王。陝巴懼跳之沙州而會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真帖木兒弗果來都督寫亦虎仙等誅謀叛者迎陝巴復之。是年卒其子拜牙即立時真帖木兒以亂故依中國留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遂自立上書求真帖木兒不許。正德六年始議遣還湯沐衣幣護之出境而滿速兒已復襲下哈密逐拜牙即走詔左都御史彭澤帥師往經畧之澤宿將也度未易兵定乃以

繒綺二千白金器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滿速兒喜因請還金印及城池而澤不俟報輒上書言事定乞歸召還掌院事滿速兒諜知兵器即不肯遽還金印城池所要求無已而使出入肅州不絕且頗與肅降夷款兵備副使陳九疇疑之悉捕下獄而阻勞賜金幣不出關於是滿速兒以萬騎寇肅州游擊萬寧出戰不利亡八百騎九疇嬰城自守復疑其使內應悉撞殺之而使媯尾刺達兵掠土魯番部落連壇

兇狼狽走軍從後徼之頗有斬獲而兵部尚書王瓊  
與澤有却發其辱國欺罔及陳九疇輕率專擅激變  
喪師上聞大學士楊廷和等雅與彭澤善不獲已奪  
官又捕九疇下之獄亡何武宗崩給事御史劾王  
瓊挾私忌功廷和為內主乃逮瓊戍之起彭澤為兵  
部尚書出九疇於獄以都御史撫甘肅尋速壇兒以  
二萬騎入甘肅焚舍廬剽人畜九疇拒之出境斬獲  
亦相當又遇海四鹵亦不刺敗之鹵首百餘即上言

速壇兒中流矢死矣捷聞會廷和坐議禮罷彭澤亦  
罷新貴人璵等用事廷和讐也知王璵怨之故力薦  
為西帥璵復上言辨澤九疇事且言速壇兒寔不死  
按驗當九疇誣罔論戍而璵出揚兵境上喻速壇兒  
利害遷哈密罕東諸部落散之近地速壇兒讐不敢  
為寇諸國稍通貢然哈密竟不復城而金印失矣尚  
書胡世寧智畧士也與璵善然頗不甚直璵而極  
言九疇材武數推轂不果用

石匱書曰國家立哈密欲以為外臣藩四陲耳卒之  
兵連禍結幾與明相終始其害何如也即嚴兵不能  
滅土魯番哈密閉關絕貢真之度外可也兵不足威  
賞不足結柔之何竭中國之財力而填之竟取奪也  
雖然其內事猶有可論者夫彭澤躁而輕然其不用  
兵旨可揅也陳九疇果而拙然其材不可失也功罪  
亦相當楊廷和似有扶然其所超進皆才也王瓊懷  
而修怨然其經畧之策似長也璵璠似公然其所快



在私也合而論之可思已

兀良哈即朵顏三衛

兀良哈古東胡地高辛氏之裔昔高辛時游海濱過  
棘城闕遇顛頊之墟樂之封其子猷越居焉邑於紫  
蒙之野號曰東胡漢旱鮮唐吐谷渾宋契丹皆其地  
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元時為大寧路北境高  
帝既有天下東夷遼王惠寧王朵顏元帥府各遣使  
來朝於是即古會州地置大寧都司封于權為寧王

填之後置大寧朵顏福餘三衛指揮使司與遼東宣  
府東西為外藩燕王靖難將引南兵下惠寧王躡其  
後自永平攻太寧入之謀拉寧王為助賜予兀良哈  
說之兀良哈皆喜燕王行寧王餞之郊兀良哈從一  
呼皆戰遂擁寧王西入關於是取其三千人為奇兵  
天下既定燕王德兀良哈盡割大寧地與之從寧王  
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等處尋增置卜喇哈衛大小  
頭目二百七十枝歲再貢給牛具酒食布帛良厚自

是其部樂益蕃我弟守內邊與宣遼聲援隔絕久之  
陰附阿魯台二十年上親征阿魯台還師擊之大  
敗其衆於屈烈河斬首數百擒首長數十人盡收其  
羊牛馬駝十餘萬宣德三年上出巡邊駐蹕遵化適  
其衆萬餘入寇上以鐵騎三千分兩翼擊之手射  
其前鋒三人斬其首渠正統中屢寇遼東延安境  
上怒其反覆不常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等分  
勦之勇等擒捕其擾邊賊徒獲其人畜而左恭將都

督同知楊洪亦俘斬兀良哈安出等部下於克列蘇等處兀良哈亦尋悔罪自獻所獲犯邊諸夷朝貢不絕蓋三衛中惟朵顏據地最險兵騎最強十四年也先寇東部大寧福餘不能自立從也先為向導隨之來貢見我所以待之也先比其待三衛加優數倍憤然謂我畏強而慢弱自是天順成化間與朵顏輒通北酋毛里孩的加思蘭等入寇已輒謝罪國家輒撫納之而彼亦小為寇抄不絕弘治中守臣楊友張

瓊燒荒出塞掩殺其衆自是衆益起陽順陰逆正德  
中朵顏酋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叅將陳乾禦之花  
當子射殺乾尚書王瓊請責問花當執其子償罪花  
當懼然貪中國賞賜寧棄其子不敢絕漢好嘉靖中  
與北酋為婚媾時導酋寇邊詰之輒支吾對我中  
國不能為我主與婚媾求好而已朵顏酋長近有長  
昂董狐狸炒蠻夷婦大小嬖六猛可順等號為六亮  
長昂死其子賴峇尤亮橫恃險而強有自來矣

石匱書曰葉夢熊曰成祖北伐至鳴鸞成語金幼孜  
曰滅此殘國唯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寧夏甘肅則  
邊境永無事矣是棄大寧非成祖意後世謂欲借  
屬夷藩籬中國誤矣至宣德五年并開平而失之喪  
地三百里由是左右臂俱折而松關潢水險固在國  
夫不得祖宗之意而揣摩其影響以幸苟安此二百  
餘年之大誤也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為  
酒泉、燉煌二郡、晉屬晉昌郡、唐屬瓜州、後沒於吐蕃  
入西夏、元仍屬瓜州、永樂二年、故鞬、韃丞相苦木子  
塔力尼率五百人來歸、設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  
尼為千戶、賜誥印、晉陞為衛、以塔力尼為指揮僉事  
十一年、擒叛寇老的罕來獻、上悅、厚賜之、晉指揮  
同知、塔力尼卒于止加失旺嗣、晉都指揮同知、正統  
元年、自言與鞬、韃戰有功、晉都指揮使五年、晉都督

僉事且加失旺子阿速嗣是時兀剌也先強盛嘗  
求婚阿速未之許也先使人要阿速往受聘阿速懼  
請內遷避兀剌報詔曰婚也先可也往受聘不空往  
而見詐悔何及矣赤斤爾世地奈何棄之爾第保險  
綏衆善自脩朕且命邊將緩急爾矣遂勿徙始苦木  
娶西番女生塔力尼人娶于達、生鎖合者及單古  
者乃命分所部為三帳自領中帳使塔力尼領左隸  
以西番人鎖合者領右隸以達、人至且加失旺父



子相繼長赤斤部落強欲并右帳相仇殺不休鎖合者窘携所部來歸未幾死于切塔兒嗣景泰阿速以擒叛寇功晉都督同知復晉左都督成化二年阿速卒于兀撤塔兒嗣其明年兀撤塔兒卒子賞播塔兒嗣是後土魯番陷哈密侵掠赤斤至正德間奪其印種人散亂多走塞下衛遂虛

安定 阿端

安定鞑靼別部東為罕東北抵古沙州其地廣袤千

里無城郭俗以馬乳釀酒。氊帳為廬。產馬駝玉石。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貢鏤甲刀劍等物。賜織金大綺。分其首長為阿端阿真若先帖里四部。給印章。明年獻故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立安定阿端二衛。許之。遂以夷酋沙刺等為指揮等官。安定王立未幾。為沙刺所殺。部落潰散。至永樂十一年。其孫亦攀丹來朝。賜印誥。復故封。二十二年。中使喬未喜等往西域。至畢力江。為賊所殺。洪熙元年。

都指揮李英率兵至罕東問故罕東指揮綽里加言賊中國使者安定曲先二酋也英進兵擊安定斬四百八十級擄安定王桑兒加夫夫及男女十餘人獲駝馬牛羊十四萬有奇曲先遠遁安定王詣闕頓首謝罪遣歸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賞觸領占為戒淨慈應國師給誥命銀印是後安定王與國師不入貢而國師之外復有禪師正統時國師則桑出鄰真禪師則攝刺歲卜正統十一年亦攀丹卒子領占幹些兒

嗣成化中為土魯番殘破苗裔散失弘治初安定王領真幹即兒子十奔請嗣王許之正德七年為北鹵六十刺所破餘衆內徙嘉靖間復令其部首嗣為指揮然安定後無傳而阿端久沒莫知處

曲先

曲先在安定西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谷林元帥府洪武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為指揮同知其後為朵兒只巴所攻并曲先入安定居阿真地永樂

四年指揮哈三散即思三郎等表言西番侵暴乞仍立衛從治藥王准報可以三郎領衛事給印章并從安定治所於昔兒丁永樂末散即思及安定首劫殺中使洪熙改元命李英討破安定追踰崑崙西數百里至雅令闊地曲先遠遁英還師都督史昭言叛首未獲宜窮追詔已之宣德二年散即思復掠使者及西域貢使命火昭率安定罕東兵討之散即思懼而逃遣弟十戶堅都等進馬贖罪上以遠夷不足較

宥之還其俘令居故部指揮那罕表言二女四弟  
及部落五百餘人皆為安定所據及餘衆潰居西番  
江不敢歸詔安定王亦攀丹索部下遣還仍諭居西  
番江者使復業其後屢入貢然亦苦土魯番內徙失  
故地

罕東 罕東左

罕東罕東左二衛皆在沙州古西戎部落洪武二十  
五年土酋哈略等侵塞涼國公藍玉討之深入至阿

真川不見鹵還三十年。酋長鎖南吉刺思遣使入貢。  
立罕東衛。以鎖南吉刺思為指揮僉事。永樂二年。與  
其兄荅力襲等十六人貢馬。進指揮使荅力襲為指  
揮。同知日頭奴。為指揮僉事。皆賜冠帶鈔幣。自是  
貢不絕。曲先之後。罕東頭目班麻思吉率所部從擒  
斬首鹵。獲駝馬牛羊。以獻。宣德七年。功授指揮使。成  
化中。為土魯番所困。夷首奄章逃居沙州。朝廷許其  
耕牧輸貢。部落日蕃。至奄章之孫。只克。以罕東衛既

廢請立罕東左衛治其地從之以只克嗣其祖官領  
衛事已晉都督僉事弘治八年土魯番掠沙州迫諸  
夷自附只克請救用兵部尚書馬文升議發罕東兵  
襲之我師出罕東失期不能有大功自是土魯番入  
寇每假道罕東令給食而亦不刺安定數掠其資罕  
東愈微至弘治時往欵肅州塞求卹矣只克卒孫  
白羔黑刺嗣為都督嘉靖初與別酋沙木哥土巴先  
叛土魯番皆來歸邊臣請分其衆半居肅州白城半



居威鹵仍擇其壯勇練習之番休迭上皆聽白羔黑  
刺約束部落浸蕃而我邊以餉夷糜倉粟坐困

沙州

沙州與赤斤接境洪武二十四年王子阿魯哥失里  
遣使朝貢永樂三年置衛以其首困即表置佐二人  
為指揮使給冠帶印誥因即來領衛事遞進都指揮  
都督宣德七年來告飢且言諸夷侵掠請從居察罕  
舊城不許正統四年所部指揮阿出不花等遁入哈

密及罕東首班麻思結等竄居其地。因即來以聞。

上命哈密罕東還其逋，并歸侵地。仍諭因即來善撫部落，毋盜隣啓釁。其後屢偵瓦剌哈密事情，遣使來告。上嘉勞之，賜綺幣七年。令邊將率戍助修苦峪

舊城。竣入謝，賜綺幣襲衣。歸言瓦剌也先欲為弟娶其女，詔聽自便。九年，因即來卒，因即來受職四十餘年，朝貢頗恭。官為祭，賻以喃哥嗣。為都督僉事弟克羅俄領，占為都指揮使。佐南奇領衛事。明年沙州

衛都指揮兀魯思不花貽書邊將言指揮乃兒不花等欲誘兀剌掠沙州守臣以聞上曰是書無喃哥名何也命總兵任禮查覈任禮疏言喃哥弟鎖南奔受兀剌偽封今喃哥復言其就婚罕東虞有他變勅禮稽察之十三年禮擒鎖南奔以獻兵部請正法

上以其父兄恭順釋勿誅是時喃哥以困兀剌率部屬二百餘戶一千二百三十餘人來歸命居山東平山來昌二衛自都督而下給糧及耕地有差沙州遂

廢未幾喃哥卒克羅俄領占嗣後賜名羅秉忠

土魯番

土魯番古交河縣之安樂城漢為車師唐為伊西唐時入職貢方用開元曆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火其人類高麗貴人食馬以下食羊或鳧為樂多琵琶篳篥好騎射火州東七十里為柳城古柳縣也永樂七年陳誠至其國遣使朝貢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陳城萬戶瓦赤刺俱貢

馬及玉璞其後朝貢者第稱土魯番成化中其酋破  
哈密國王母弘治中殺罕慎因陝巴自後叛服不常  
正德嘉靖中皆來貢

石價書曰朵顏諸衛其俗喜偷割時入漠北盜馬三  
四人驅千百匹鹵以衆來攻不敵則降而事之為鄉  
導至婚子女詛誓相媾而貪中國賜予歲來朝撫之  
柔則更以鹵情告我得預為備故迫則驅入鹵信則  
墮其計善處之則因而為間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也

西番

西番故吐番地本羗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  
至唐時并吐谷渾始盛唐末復衰宋入貢不絕元世  
祖始郡縣其地以番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  
之嗣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明興洪武  
二年遣使持詔諭之隨寇臨洮守將常正禦之時河  
冰未合師不得濟正祝天賊若平者則合河水頃之  
有水如巨屋自上流而下風隨之冰合即渡河擣其

營賊大驚請降自是諸部相繼來歸六年令諸首舉  
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  
給玉印直烏思藏朵甘二指揮使司及宣慰司招討  
司元帥府萬戶府官過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  
為指揮宣慰招討元帥萬戶等官領之明年陞烏思  
藏朵甘為都指揮使司置西安行都指揮使于河州  
以帝正為使統二番司復封番僧為大寶法王大乘  
法王闡教王護教王闡化王贊善王凡七王各給印

誥伴導其衆約比歲或間歲一貢使者時往撫諭八  
年川藏族殺我使輩哥鎖南等于是命衛國公鄧愈  
為征西將軍沐英副之討川藏師分三道進覆其巢  
窮追至崑崙山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疋牛羊十三  
萬而還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舒朵兒  
瘦素子阿卜商等叛據納隣七站復命英討之英兵  
至洮州賊皆遁去斬叛逆土官阿昌夫納等築城於  
東麓山南川留兵戍之疏聞上曰洮州為西番門



戶城之是扼其喉矣命置泚州衛英兵進擊三副使  
瘦嗉子悉破擒之斬獲人畜甚衆十五年勅松州衛  
指揮耿忠令番人計戶出馬充賦名為差發二十年  
禁番使闌出麻鐵二十五年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  
木兒釋忽樂等叛都指揮使翟能討之月魯帖木兒  
遣人請降諸將疑其詐請擊之能不聽賊遂遁去  
上命涼國公藍玉討之月魯帖木兒與翟能戰敗玉  
誘執之送京師伏誅玉因言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

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繇軍衛少而脩禦寡也至增置屯衛杜遏奸萌從之玉又請籍民充兵并討長河西柔甘百夷上曰民勞甚復籍之其何以堪長河西諸夷姑待後舉玉遂班師明年至金牌信符遣使頒給諸番諭之曰往者朝廷有需于爾以茶貨償之未嘗暴有徵也近聞邊將多假朝命漁獵爾等朕甚惡之今後遇有差發必合符少應不者械至京師罪之隨立茶馬司於洮河二州聽番人以馬易茶民毋得

私市違者死遣曹國公李景隆至番市馬以茶五千餘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分給衛士復令禮部檄長河西打煎爐番首責以納馬修貢諸番咸稽首奉約茶法大行永樂元年遣使賜番首及諸國師白金鈔幣定番族來朝賞格四年迎番僧哈立麻至京封為大寶法王厚賜遣歸明年遣指揮劉昭往西番設驛通使仍撫諭軍民昭還遇番賊劫掠率衆攻敗之洪熙時由先安定二衛首邀殺中使李英討破之

以番兵從征。功國師死。卜格刺思巴等皆晉秩給誥命銀印。宣德元年遣太監侯顯等使諸番。更三歲方歸。正統四年。生番隨渠等八百二十九寨。首曲古巴等各遣僧入貢。初諸番有欲貢者。為生番所阻。松潘守將趙得遣人諭之。故相率貢。指揮趙諒與番僧商。已有隙。因與得誘執之。掠其財。其弟小商巴率眾入犯。遣都御史王翱都督李安討之。翱察其枉。出商巴于獄。具以聞。復命商巴為國師。十四年。停西番金

牌歲遣行人四人視茶政景泰間西番黑樓等三十  
一歲男婦一百餘人朝貢諸番柔服獨董卜韓胡都  
指揮使克羅俄監築稍桀黠悖慢屢詔讓之未幾死  
天順五年番寇涼州圍都督毛忠總兵宣城伯衛穎  
戰却之八年西寧番族把沙作亂穎與巡撫都御史  
吳琛率衆討破之初番僧入貢不過三四十人景泰  
漸增至天順遂至二三千人前後給絳賞賜不貲所  
至騷動成化元年禮臣以為言詔諭闡化王令遵貢

期三歲一至母多人母雜用國師禪師等印未幾番  
僧劉巴堅叅等以秘密法進天子愛幸之法王封  
號至累數十字道從用執金吾伏賜予駢蕃其徒錦  
衣玉食至數千人矣九年岷州番入寇千戶包景禦  
之被害十七年給烏思藏諸番王及長河西魚通寧  
遠等宣慰司勅書勸令貢時四川陝西驗入十九  
年以都御史阮勤言歲運四川茶十萬斤至陝給賜  
番僧二十四年罷行人巡茶以御史一人代之自景

恭後茶政稍弛番馬多不至非復國初時矣弘治末  
命都御火楊一清理其事一清請復金牌信符舊制  
從之正德番僧復肆法王綽吉我些兒者烏思藏使  
也以術得幸出入禁中請授其徒二人為國師還居  
烏思藏如大乘法王例入貢一日言其國有異僧遣  
中使劉允入番取佛禮部尚書毛紀諫不納是時西  
海通商亦不利恭掠西番無寧歲徵兵逐勒鹵遊走  
松潘旋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嘉靖元年西番

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歲入境殺擄人畜卿與諸將各擁兵不戰總督尚書王憲以聞詔讓卿八年洮民番賊數入鞏昌隴右騷動勅總督尚書王瓊徵集大眾經畧其事瓊開諭諸番示以福禍多聽撫惟若龍板爾及刺唧等族不服乃分兵攻之破若龍板爾二族蕩其巢刺唧等族震懼稽首聽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降七十族諸番復定十二年烏都鴉鴿番為亂四川巡撫楊守禮討平之隆慶末酋



俺答以迎佛為名復駐牧西海蝨食日甚番人大困  
其地自烏思藏朵甘二都指揮使司外為指揮使司  
一曰隴答宣慰使司三曰朵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  
而魚通寧遠詔討使六曰朵甘思曰朵甘隴答曰朵  
甘卅曰朵甘倉澹曰朵甘川曰磨兒勘萬戶府四曰  
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千戶所十七曰  
朵甘思曰刺宗曰孛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參孫曰  
加八曰兆日曰納竹曰倫答曰果由曰沙里可哈思

的曰字里加思東曰撒里土兒干曰參卜即曰刺錯  
牙曰泄里瀾曰洲側魯孫皆洪武間所置其後亦時  
有增設及族種甚繁不勝紀焉番有生熟其受差發  
者為熟番不者為生番俗質直朴魯上下一心君臣  
為友吏治無文音樂尚琴瑟食酪衣氊居毛帳務耕  
牧好狼鬪貴壯賤弱懷思重利尊釋信詛其山川崑  
崙山可跋海黃河折支湟水為大物產犂牛羶羊艸  
上飛骨薦犀金剛鑽馬價珠銅佛天鼠皮譜魯沙囊

榷黑騾為奇貢道由四川陝西屢違約多人且不如  
期至隆慶三年俱限三年一貢定名數每處赴京毋  
過十八餘留邊候命賞賜有全有減著為令

石印書曰倭之市舶番之茶馬一以馭夷一以富國  
此貨殖平準之所以表裡軍政也自後世奉行非人  
敗乃公事遂併市舶茶馬而廢之是猶因食得噎乃  
復因噎而廢食也夫利關國脉肥瘠因之食其可終  
廢乎哉